

◇依据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必读书目编写

主编：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 王玫 王玮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鲁滨孙飘流记

诠释与解读

1.074



* T158148 *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主编 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鲁滨孙飘流记》诠释与解读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诠释与解读/王玮, 王玫编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12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主编)

ISBN 7-5007-6364-6

I. 鲁... II. ①王...②王... III. 长篇小说—文学
研究—英国—近代—青少年读物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756 号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

《鲁滨孙漂流记》诠释与解读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编 著: 王玮 王玫
责任编辑: 赵海力

责任校对: 贺泽红
责任印务: 李建国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电 话: 086-010-64032266

邮政编码: 100708
传 真: 086-010-64012262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字数: 6300千字

印张: 315
200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ISBN 7-5007-6364-6/1·410

定价: 600.00元(全套 50册)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一、引言	1
(一) 扫描丹尼尔·笛福	2
1. 家事身事：生长于动荡年代	2
2. 屡败屡战：社会政治旋涡中的笛福	9
3. 无心插柳：短暂而辉煌的文学生涯	14
(二) 过眼《鲁滨孙飘流记》	21
1. 点石成金：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虚构故事	21
2. 绝岛飘流：《鲁滨孙飘流记》故事精缩	25
3. 源远流长：近三百年持续不衰的“鲁滨 孙热”	35
(三) 评说《鲁滨孙飘流记》	41
1. “当代英雄”鲁滨孙形象面面观	42
(1) 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冒险家	44
(2) 一个具有实干精神的劳动者	46
(3) 一个热衷于海外贸易的商人	49
(4) “鲁滨孙王国”的缔造者	54
2. 《鲁滨孙飘流记》艺术特色举隅	57

(1) “我”的叙述，娓娓动人	57
(2) 纪实风格，戏假成真	59
(3) 细节描写，具体生动	61
(4) 传奇色彩，引人入胜	62

(四) 结语：今天我们在鲁滨孙身上看到了什么	64
--	----

二、精彩片断解读	67
鲁滨孙遇险漂落荒岛	68
杀死野山羊的经过	72
经历了可怕的地震	74
病痛中的忏悔与祈祷	78
徒步环岛勘察	84
烧制陶器的过程	89
制造独木舟	94
绕岛航行及其遇险	98
发现野人的脚印	105
一只垂死的老山羊	110
搭救星期五	115
星期五父子奇遇	122
制服叛乱水手	126
夺回大船后的激动	129
星期五斗熊	132
激战野狼群	137

一、引言

（一）扫描丹尼尔·笛福

1. 家事身事：生长于动荡年代

关于笛福（1660—1731）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任何一本英国文学史或相关的工具书中都有简要的介绍。据《鲁滨孙飘流记》的中文译者之一黄杲炘在他的译作《鲁滨孙历险记·译者前言》中介绍，在国外，笛福的传记远不止两本，但目前我们好像还找不到有关笛福长篇传记专著中文译本。所幸在美国著名评论家、文艺史学家安妮特·T·鲁宾斯坦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一书以及其他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整理得到相对完整的有关笛福的生平资料。

笛福166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下层中产阶级新教教徒的家庭，父亲詹姆士·福是一个精力旺盛、精明强干的蜡烛商人（后成为一家屠宰公司的股东）。福先生虽然是一名不信奉国教的长老会教徒，但他在信仰方面是认真而虔诚的，一点也不含糊。这种分离派教会的教徒在政局变化中的英国屡遭当权者的迫害，笛福也深受其苦，当然这是后话。笛福确切的出生日期今天已无从考查了，从各种资料分析他的生日应当是在秋天。笛福是这个家庭新一代人中的长子（在他之上有两个比他大不了多少亦为幼童的姐姐），父亲为他取名为丹尼尔·福。这个名字伴随着丹尼尔·福走过了40年的时光，此后由他本人将其改为“笛福”。

笛福出生的前前后后，英国正值动荡年代，天灾人祸

时有发生。政治上，1640年英国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暴力取得了政权；1660年，代表封建反动势力的斯图亚特王室却又在英国复辟了，查理二世残酷地迫害革命党人和非国教教徒。经济上的不景气导致了物价飞涨，反过来更加重了社会秩序的混乱。1665年英国爆发了该世纪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无数人死在了病魔的阴影之下，每天都有几百人丧生，乃至连尸体都来不及葬埋，其凄凉的景象惨不忍睹；1666年刚刚躲过瘟疫灾难的伦敦人又与一场特大火灾撞了个满怀。那场大火持续燃烧四天，泰晤士河北岸一片焦土，满目疮痍。值得庆幸的是，厄运与笛福一家擦身而过，伦敦人普遍的恐慌情绪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大的冲击，作为幸运儿的笛福其童年安然无恙。50年后，笛福曾这样写道：“我记得非常清楚，尽管我年纪很小，看着它——我指的是伦敦大火——时心情十分沉痛。”面对严酷的现实，特别是针对人在天灾人祸面前所表现出的脆弱和无奈，父亲曾经多次教导他：“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地险象环生。孩子，要与危险、贫困和疾病做斗争，与它们斗争一辈子！”正是这种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精神，在幼小的笛福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笛福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几乎找不到他对自己童年情况的实录。但我们知道，殷实的家境，开明的父亲，使童年的笛福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笛福14岁至19岁所就读的纽伊顿学校是当地新教徒开办的最优秀的学校之一。校长查尔斯·莫顿先生和当时许多新教教徒一样，是被王政复辟堵死了牧师的道路后才转而开始教育生涯的。笛福就读的这所学校废除了传统的希腊文教学，使用拉丁文的时间也很少，但是十分注重英文作文、数学和其他科学基础。莫顿先生还力邀《天路历程》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约翰·班扬来校为同学们作过题为《良莠之别》的专题演讲。笛福成年后的回忆中对莫顿先生

的治校有力、教学有方特别钦佩，说：“莫顿先生的主要专长是数学物理，尤其是物理学中的机械原理部分。他还强调历史、地理和政治等学科的重要性。”笛福后来毕生对地理、历史抱有很大的兴趣，与莫顿先生的谆谆教诲有相当大的关系，而莫顿先生本人的文风也成了笛福效法的楷模。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十分出色的教育家后来于1688年移居新英格兰（今美国东北部），成为哈佛学院（今著名的哈佛大学的前身）的副院长。

笛福生活的时代，新教教徒及其子女在受教育问题上受到当局严格限制的，牛津、剑桥之类的大学也把他们一一拒之门外，这也许就是笛福离开学校后没有再深造下去的原因之一。

笛福出生之时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政权逐渐臻于巩固的时期，也是手工场工业发展到机器生产的起步时期。当笛福步入社会的时候，英国的资本主义正在迅猛发展，纺织业、造船业、机器制造业迅猛发展，煤、铁的开采量增长得也很快，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正在崛起，殖民地在扩大并且其种植业也得到快速增长。这里有几个商业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672年伦敦的进口额是700万英镑。1680年，“一便士邮政制”的建立既适应了英国国内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同时又为这种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及至1688年，伦敦的进口额已增长到1150万英镑。当然，伴随着这种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是连年的殖民战争，国内的政治腐败，王室的更替和党派的争斗，底层劳动人民的受剥削、被压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中下层资产阶级家庭的笛福对未来职业去向的选择倘说不上至关重要，起码也是马虎不得。当时，父亲为他指出了两条道路供其选择：当牧师或经商。就父亲的意愿来说，倾向于前者，而笛福在这点上恰恰与

父亲的意见相左——商海的大潮在拍击着他的心岸，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正如后来笛福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宗教生活并不适合于我，而商业才是我真正喜爱并准备从事的行业。”

笛福最初“下海”的时间是1680年，一开始他与塞缪尔·斯坦克利夫和詹姆斯·斯坦克利夫兄弟二人合伙经营袜子的批发业务，由于他们精诚团结，长袖善舞，生意做得很是兴隆。后来翅膀渐硬的笛福自己当起了袜子代理商，整日奔波周旋在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再后来他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规模，同时兼营起内衣、酒、烟草、羊毛织品、布匹、制砖业产品的批发业务，范围比较广泛。

年轻气盛的笛福是如何在商海中弄潮的，这里面一定有许多生动丰富的小故事，可惜今天我们大都无法具体考证。我们只知道当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发大财！笛福在17世纪80年代经常闯荡海外，多次到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进行过商业性旅行，在学校读书时，笛福曾学过法语和意大利语，这时派上了用场，而且在与异国商人的接触和交流中口语锻炼得相当棒。至于英伦三岛，业务所及他更是常常自己骑马奔波其间，对其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笛福在64岁时，出版过一本《不列颠岛周游记》，内容翔实，描写生动，其中许多第一手资料就是从年轻时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至1684年，笛福已经在商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拥有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商行。转眼间像笛福这么大岁数的青年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笛福所处的经济地位使他能够与一位比他更有实力的富商的女儿联姻。结婚时，那位年仅20岁、名叫玛丽·塔利夫的美貌女郎给他带来了至少3000英镑的嫁妆。

1688年，年纪轻轻的笛福又被当时在社会上相当有影

响、在业内相当有吸引力的“伦敦市同业公会”接纳为会员。这时的笛福，在伦敦有家业，在乡下有别墅，已身为入父，可谓立业成家，春风得意。他甚至有这样浪漫的憧憬：20年后很有可能以富有的市参议员资格退休。

但笛福有些过于天真、过于自信了。生活的道路通常总是崎岖不平的，永远一帆风顺倒成了特例。在商海中弄潮更是如此，稍不留神，各种因素都会成为将你所乘坐的小船掀翻的狂涛。

笛福属于那种不甘寂寞的人，他永远会被一股热情所激动，轻举妄动是他的一大特点。他用经商赚得的钱无休止地投资，一个又一个大胆的计划不时地出现在他脑海中并很快付诸实施，结果常常事与愿违（笛福晚年曾借鲁滨孙之口对入行为中的计划与结果做出了严肃的追问和深刻的反思）。事实上，此前此后的—些非商业的因素对笛福的经营也已构成震荡。他曾于1685年参加蒙茅斯公爵领导反对天主教国王的反叛，后来又参与了资产阶级赶走斯图亚特王室、迎立奥兰治亲王威廉为英格兰国王的成功的造反，并参加过威廉的军队。而此间的英法战争在海运方面给笛福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则是他做的国际贸易由于大陆的半封锁状态而骤减下来，二则由于载他的货物的船只时常被法国掳走。至1692年，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笛福终于被迫宣告破产。他当时的负债额高达17000英镑，若折合成今天的美元则大体相当于15万。刚过而立之年的笛福，似乎是顺理成章地站到了被告席上。糟糕的是，笛福被诉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的债务纠纷，而是受到多方面的指控。法院的判决书下达后，着实吓了笛福一大跳：他被告知犯有勒索、欺诈、制造伪证罪。当时英国的法律对负债人是非常严厉的，仅负债一项就足以将笛福逮捕入狱，何况他还背上了这么多的罪名。怎么办？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笛福当机立断，一不做，二不休，迅速逃离伦敦，来到了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港口小城布里斯托尔，寻求藏身之地。与我们想象中的逃犯的境遇不同，在布里斯托尔，笛福生活的非但不很狼狈，而且还挺安稳，特别是星期日更是过得相当潇洒。原来，当时英国的法律条文中有一条让人不可思议的规定：星期日不得逮捕负债人。笛福钻了这条奇怪的法律的空子。平日里躲藏在寓所，深居简出。每到星期日，他便穿上时髦的衣服，戴上假发，佩上长剑，自称叫马克·沃特金斯，绅士般地出现在布里斯托尔的街头。当地居民开始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个陌生人，时间一长，熟悉他的人都不称他为马克·沃特金斯而是亲切地称他为“星期日先生”——当然几乎没人知道他就是在逃的笛福。

这期间有两件事改变了笛福的命运。一件事是他星期日闲逛时，驻足于街头的报刊亭，被橱窗里摆放的一些花绿绿的期刊杂志所吸引，立即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想，以我笛福的才气靠写作扭转颓局并非没有可能；另一件事更为重要，就是他的债主们转而原谅了他。债主们逐渐认识到，与其让笛福长期逃债，不如让他凭借其才能挣钱慢慢还债。这样，他们与笛福达成协议：给予笛福自由，让他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挣钱，然后再一步步还清债务。这份协议，尽管对当事人没有太强的约束力更不受法律保护，但基于笛福的自信心和债主们平日对笛福才气和人品的了解，还是最终被认可了。这样，法院便撤销了逮捕令，笛福恢复了自由，又重新成为一个体面的人。

1694年，西班牙西南部港口加的斯有一个肥缺虚以待位，有人推荐笛福前往，但却被笛福谢绝了，理由是不愿意离开英格兰。1695年，笛福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他先后被任命为刚刚组建不久的玻璃税委员会的会计、

国家彩票委托管理人、政府中几位重要的辉格党成员的非正式无薪金的筹款顾问。

1697年笛福在商业上东山再起，其标志就是建起了一座大型的砖瓦厂，生产砖头——此前英国建筑用的砖头大都是从荷兰进口的——并且接受一份合同，为新建的大型格林威治医院供应砖头。这时，笛福旧梦重温，对商业成功的憧憬又重新变得踌躇满志起来：“我一切的希望都建筑在我在艾塞克斯开的制造厂上。先王给我的一切恩赏我都用在那里了。我雇用了百户贫家工作。一般情况下我每年可获利六百镑。我开始兴高采烈地生活着。弄到一所好房子，再次买了车和马。”有趣的是，160年以后一条铁路从笛福工厂的旧址处通过，修建时人们从这里挖掘出充足数量的砖头，发现这些砖头设计新颖，烧制精工，质量极好。

到了1705年，笛福已还清了这笔债务中的11000英镑。

若干年后，笛福在多篇文中反复谈到他这一时期的经商生涯，不乏宝贵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其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商人一旦发财致富，就会踌躇满志、雄心勃勃，那是很自然的。他发现钱财滚滚而来，也许他手头的钱比他做生意所需要的还多；当他几乎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些资金时，最容易接受随心所欲的计划和建议；我必须再说一句，这正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他有破产的危险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我可以保险地提出这样的看法而无非难他人之虞：在英格兰，更多的人破产是由于生意做得过了头，而不是做得不够；我愿意以我自己的倒

甯经历奉劝一切生意人，要把自己的雄心限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2. 屡败屡战：社会政治旋涡中的笛福

与许多在文坛上成就卓著的大师不同的是，笛福接触文字并非始于文学，最初他的工夫乃是在政论文章和经济著作。笛福动笔之初的功利目的或许是非常明确的：为还债而写作。幸好当他发现走靠卖文付账这条路不切合实际时，他并没有放弃手中的这支笔，写作成了他经商之余的最大爱好，乃至后来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1698年，笛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计划论》（也译作《论开发》），称其为——一本经济学专著或社会学专著并不过分。在这本书中，笛福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包括改善公路交通；扩大银行系统；为商业纠纷设立特殊简化法律程序；完善破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将破产详细区分为真破产和假破产，允许前者做工还债，而不是把当事人关在监狱中虚度光阴；重视弱智者的康复工作，为其设立专门医院；妇女有权接受高等教育；完善火灾保险和船难保险赔偿制度；完善所得税征收制度，等等。这些建议很有见地，当然有些也很超前，直到他提出后的200年才被逐一采纳和落实。

笛福的笔触所及还涉及到了一些老百姓少有插言的敏感的政治问题。俗话说，人微言轻。或许是为了加大自己说话的力度，笛福决定将自己“包装”一下，使之拥有一个更加体面的“名片”。于是，不惑之年的丹尼尔·福潜心把自己的名字有意改为丹尼尔·笛福。据说他还虚构了一份家谱，购买了一个盾形文章，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原来，“笛福”在英国犹如“冯”在德国一样，是一个使人听起来肃然起敬的贵族姓氏，笛福这样做的主观意愿是要借此来

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抬高自己的身价。虽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较大的虚荣心理，但既然社会吃这套，他的做法自然也就可以理解。好在英文拼写上偷梁换柱极为方便，不会露出什么破绽：英国人有个习惯，叫“Daniel Foe”（丹尼尔·福）的签名时常常签作“D. Foe”，而从“D. Foe”演变到“Defoe”（笛福）简直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了。这样，年近不惑的“D. Foe”就煞有介事地使用起丹尼尔·笛福这个传之后世的名字来。

当时的英国各种矛盾错综交织，但利益集团却阵营分明，这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及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托利党。1698年和1700年，笛福写了两本小册子，为国王保护贸易的辉格党政策辩护，这进一步加深了托利党人对笛福的仇恨。

1701年，由于地主阶级利益集团不喜欢荷兰血统的威廉国王，对他的荷兰追随者进行公开的种族攻击，并暗中讽刺国王本人属于劣等民族。笛福路见不平，愤然命笔，写了一出极其成功的讽刺诗剧《纯血统的英国人》。该剧本以幽默滑稽、平易甚至有点粗俗的笔法告诉人们，正是由于丹麦人、罗马人、诺曼人，后来的法国人以及其他种族的连续入侵，才使血统最纯的英国人变成了杂种：“由于一切种族的混合杂交，产生了血统不纯的英国佬。”剧本就查理二世的退位和威廉执政的合理性发表了看法，指出：“惩办国王算不得什么罪，英国人已经干过许多回。”同时斥责了英国本土人对待外族尤其是荷兰移民的残酷行为。

剧本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社会上的广为流传使得一时间“洛阳纸贵”，竟然出现了9种正式版本和至少12种盗印的版本。剧本发表后笛福更是受到了威廉的赏识（因为他本人就是荷兰血统，属于非“纯种的英国人”），使得他有幸与国王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在威廉

短暂的余生中，笛福几乎成了王室“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智囊，可以对有关贸易的一切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发表看法，提出建议。

可惜笛福政治上的春风得意时间相当的短暂。1702年初，健康状况欠佳的威廉国王一次偶有不慎从马上摔下，跌碎了锁骨，并受内伤，最后于3月8日中风而死。笛福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不仅失去了一位政治领袖和私人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他的惟一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

笛福的政治主张，虽然多数情况下是为辉格党呐喊助威，但也曾尝试过在某些场合与辉格党人为敌。因而游离于两党之间的笛福，既没有赢得辉格党人对他的足够信任，又招致托利党人对他的刻骨仇恨。这就埋下了笛福日后运交华盖的祸根。

通过几年的经营，笛福商业上已经恢复了不少元气，所欠债务也还上了大部分。此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生活得很快乐。如果笛福专心致志地向着第二次发财致富的道路走下去，或许他的一生要少经受一些挫折与磨难。但天生不安分守己、对政治又抱有浓厚兴趣的笛福似乎有着极强的“公民意识”，他总要情不自禁地站在社会的讲台上发表自己的高见。尽管他的斗争方式有时比较尖刻，有时比较温和，但却总能以柔克刚，每每切中要害。

1702年，热衷于国教的安妮继位女王，登基伊始政策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托利党的许多高级牧师开始进言，歧视新教教徒的各种建议和要求一时间甚嚣尘上，而议会也正为此事进行着辩论。对此，笛福预感到祸事即将临身，忿忿然之余他并不想袖手旁观。但这次他却变换了一种斗争方式，于12月间匿名发表了一个题为《惩治新教教徒的最简捷办法》的小册子，对这件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小册子声称是托利党教会派的一个右翼成员写的，提倡采取

最极端的措施，毁灭一切新教教徒的幸福、平安，甚至生命。

笛福的目的非常简单，他是想通过正话反说，在放大镜下让人们看清托利党极端分子意欲何为。笛福甚至还寄希望小册子的发表可以起到一种威慑作用，让那些想到此招、或没想到此招、准备这样做还未及这样做的托利党人顽固分子望而却步，不敢贸然行动。但笛福错了，他又一次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没人能看出笛福文章中的反讽意味，相反却被论战双方普遍误认为是真诚之作。拥护托利党的一位牧师就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兴奋地写道：“我赞同作者所说的一切，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仅次于圣经和圣经评注，所以我把它当作手头最宝贵的作品。我祈求上帝让女王陛下记得把那里面的建议付诸实施。”结果可想而知：托利党顽固分子热烈响应小册子中的极端观点，辉格党人则因此普遍感受到了恐怖氛围。虽然笛福的这本册子在争取 12 名温和的托利党人的选票，击败反对信仰自由议案的过程中起过作用，于辉格党有利，但辉格党人对笛福的怀疑仍是有增无减，不肯出面为他辩护。

这样，笛福此举的直接后果是：1703 年 1 月政府下达了逮捕笛福的许可证，罪名是写煽动文章，扰乱社会治安。大街小巷贴满了逮捕笛福的通缉令，上面写道：“此人中等身材，40 岁左右，棕色皮肤，深褐色头发，但是戴了假发；鹰钩鼻，尖下巴，灰眼睛，嘴旁有一颗黑痣……”在被迫逃亡四个月后，笛福终于被捕，于 1703 年 7 月被判以巨额罚款（可能原先还准备长期监禁），并必须在伦敦的三个不同地点戴枷示众三天，时间是 7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当时的英国，戴枷示众这种刑罚不仅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而且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肉体上还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确有不少戴枷示众者被围观的群众投掷的石块击